皇明輔世編

其尠歟我

明朝

二祖

列宗廓清大定之功經理克綏

之畧莫又

祊班敍海寓使竑綱載緝積

流肅拯著蚤作夜思怡顏

高覽類多昭著于史臣贊

述草野誦說之餘然約其
大端均以忠孝教人俾當
世光明俊偉之士共獻棐
忱對答

君父誠甚盛心也哉顧事又
言澀博士家尋繹所至類
多拂拭藻典罕能垂情經
濟以故將相司牧各有前

賢芳躅可遵可法而漶漫

于寒煙冷霧者不少滅沒

于勦說雷同者更多馴致

僻遠者無以輔其志而進

之中正而蒽庸者無以輔
其力而作之貞毅則今玆
内外交訌技勇財賦鱗櫛
告罄之時欲鼓其惰歸勵

其鼂銘亦惟有枚皋嘉言
懿行今見聞甚豔庶幾實
心實事追踪古人其以夾
輔贊襄爲斯世茂明之助

寧僅一璞寒江也耶余秉
鉞沉疆羽書旁午每當戎
務孔亟介馬疾馳兵餉兩
匱之時輒取名臣傳略倣

其行事多得變通之法歲
月漸久歷事漸深屢蒙
桐封四葉苞蘖得以仰報
璽書者其規益不外是矣間

嘗抄青有得多與吾師凝菴唐先生輔世編合者因綜其成稿翼以己意勒成一書授兒子浴稷使昕夕

習之家修廷獻已備諸此
且勉以父子世受
國恩當圖奮志驅馳求矢忠
孝用是榷鍛平叓榜檠矯

直不媿清白務以臣子之
天性立世道人心之準則
余滋幸矣
歲在

崇禎壬午仲冬吉旦

欽差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

北湖南兼澧公石松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從一品服俸晉陵陳睿

謨賞采父撰

輔世編總目

田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六卷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济稷熙侯　仝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目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晉陵　唐振芳子久　仝較
　　　陳濟搜侯　校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目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輅

項襄毅忠

彭文憲時

余肅敏子俊

王襄敏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

王端毅恕

華亭 唐振芳子久

陳洛材度辰 仝校

皇明翰林記卷之二十目

[illegible]特[illegible]夫[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男子[illegible]　全[illegible]

陳[illegible]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晉陵唐振芳寸父

陳浴稷俊辰仝校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目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裕穀慶辰　仝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目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仝較

陳𬗋稷度宸

創立大業以人和爲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膚謨評梓

李韓國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爲祭酒、至正辛卯、劇賊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知天命將攺、思得明聖而佐之、未有所遇、甲午七月、會　高皇帝爲濠帥子興大較、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南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聞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竟日皆合、上大悦、遂收以爲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較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

是賊疏附
奔走之任

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　上謀議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皆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猜嫌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産距沛不遠與漢帝同受山川王氣能爲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無敵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

古人自處其身如此懼也不自誣亦不多讓

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饋餉、或可做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欲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乙未、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往、復命、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上總和陽兵、訴計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又曲為調護、使不為異、時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擊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其寨歸、而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

敗之捷問、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笑、令執戈者屈矣、俄而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利、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俟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者、以舟師萬餘、粮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遠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天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下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悉欲置之法、善長力捄、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署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illegible]相

儼一鄭偰

根本重託
第一要義

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賢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決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人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更速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其何以處先破友諒則東虜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

岡川川然丹之管子

帖服居民安堵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丞相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司淘鐵冶定魚稅雖若繁悉而裁取有制民不困而用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畜積請緩之 上不聽卒用大將軍達言破之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土尺而成大業比肩之夢剗削且盡不以此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傚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汲汲大將軍

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宜國公、賚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以善長為左丞相、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於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輸益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於

此則鄉侯所不及

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循元制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專師傅習經術而今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任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此漢高所以定酇侯功第一也

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白雲巫覡持禱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是時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　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時大將軍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

何能知人殊庾而不能自知也

此視漢高少若酇侯

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剸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謗。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寛梅有器量、然意忌不能下。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且黥其面。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塚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粲賜之、復詔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

意遂矣

蕪來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界、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爲群牧所官、仍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何憤至此自古功臣多誅于不可復爲之日何也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吾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聞之吾長、吾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審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曰、苟成事、盡捐淮西地王太帥、以語吾長、吾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請吾長、延之東西都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

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吾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善長奏還儀伏所既而仍給之時左大夫陳寧伏法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議自善長已賀滇南平又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蕭濟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簡飭其下

胥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讓胥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容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
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
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
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
及惟庸謀反、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
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奏
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
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
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尉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

一而巳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巳矣尚主納妃而巳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此善長之所熟見也胡乃身見而以衰勤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巳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乃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天意哉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巳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太常氏曰經世之道以人心爲命脉以儲蓄爲元氣名將勁兵適

其次矣仲尼於兵食信三者不得已而去輒曰兵有以也夫李相國從　高皇起兵能俾將士民人不敢不謹轉輸餽餉不擾不乏則勇者効力謀者獻能率階之矣剏一代制作多出其創立乎其封賞在中山誠意上非過也其功真與鄭侯並不待鄂君之言而定爲第一　高皇之明出漢祖上遠矣獨大紳之疏不及王衛尉之當機惜哉然蕭相國之後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則天子復爲求嗣韓國一敗不振其於天意何如也豈其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有以自取耶

羅司成大事者不辨細務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雒之學於鄭先生即得其旨鄭謂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一日而還之悉闇記矣其人驚而歸基書基笑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彊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簡案盡得其陰私前簡官以罪去衆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

[illegible]其露也

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皆游西湖有黑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遯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亭沈醉而别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日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紥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被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陰賄基基却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

措手不過
圯上老人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龍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審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横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辟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 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

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方氏張氏剌促狐鼠今乃傚之耶會　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客云去基遂决策從　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幣來聘乃付其衆弟堅曰善保境毋爲方氏寇也遂與章溢葉琛閒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之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恇擾不決有請於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内趣召

此與魯子敬却魏衆同

反于房下兌之兼用之亦勝審共勢也

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因問討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賚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 上大悅遂攻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

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見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其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詣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椅所坐胡牀　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驛祭諭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復殺憂之甚迎基入一夕而定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喪

畢輒爲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最爾方氏不爲賓屬當且爲田横而方氏歟畏基卑詞以幣來啗基白之上 上使受而答之因勝書宜上威德方氏遂請降 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冦李右丞相文忠時爲帥奮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留皆老弱俘追而得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顧生謂士誠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縱崇之取陳氏士誠則

囊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以湖有深淺、舟若廻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先是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速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晌、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冊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初、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

文成慮當在此何不力爭

文成密計多不傳史稱曲逆六出奇計世莫之知諸相密謀闕事後有不可測者

默菴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偽漢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於建寧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放歸里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僇基密奏宜下詔罪己以

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論滯獄甫決雨隨澍

時基最爲　上所信觸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昶龐相軋猜

時時念故元君欲爲元務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

侈大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昶色動

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興嚴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昶先坐事誅

司天臺災異嚴飛章告基專擅衡所許皆取上審肯行或有請而

報可者　上怒而詰興嚴等悉得其受米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

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

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時處州七縣糧常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

知人與仲父等得相道

與仲父論鮑叔同文成終不爲相

左丞相善長貴盛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爲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不以己與乃可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用之將僨轅破犁矣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

高皇亦終不相之何也

此與武陵峻法同

其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懊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
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
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
素暱之大恚恨佚　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
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暨
青田時　上再幸鳳陽不能無晝繡意欲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
滅王保保基瀕行謂　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
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勳伐召赴京師命兼弘
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

與論時務

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誠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
勲級猶二品而祿二伯五十石俾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
歸里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基既歸猶上章
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復優詔答之又嘗爲手書問以天象基
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
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
魁爲鹾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簡司以控扼之其辨
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陰持其兾基使子璉上
書奏之倂請治郡縣豪猾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掾相

事銜基舊嘗有旨逐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淡洋地有
王氣欲構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奏　上
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
上不敢辯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代廣洋為右
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耶驗如蒼生何遂悒悒
不樂以至属疾惟庸覘　上之念基息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
醫來視疾基飲其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聞以白上　上亦
不信也又三月寖劇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賜給驛舟護歸
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
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既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

石室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 上嘉歎官之以未終制辭又爲一書大畧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 上思我其時可容閒也先是 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意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矣

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　上察基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毎有緩急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畫立就外人莫測　上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營救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

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恩禮後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還江西右

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爲復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世貎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閤門使。還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太常氏曰。世咸以劉文成擬張文成。即 高皇亦謂爲吾之子房。弇州獨以明哲少之。余嘗謂張文成即而後應。迫而後起。苟可袖手不難旁觀。劉文成知無不言。亦無不爲。即處嫌怨不復顧恤。其作用故相懸矣。張文成師道也。出世之學也。故其言曰。掉三寸舌

爲帝者師劉文成臣道也經世之學也故其言曰十年後有英主出非我誰名世者各有攸當焉雖然使張文成而不遇圯上老人亦一劉文成而已當時議者以魏玄成許之艮有見也要之以爲其身吾從張以爲其君吾從劉乎少以圯上之教濟之身名其兩全矣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喜授綸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二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上封事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

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籍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皋陶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亦願　陛下毋自挾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故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其所謂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臣下。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

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爲游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縱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閒而用刑之太繁也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斂根剪蔓之誅其奸逆矣未聞節晉裴一大賚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剏賞而移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所多自悔之時慨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察其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厳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諸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翻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兒園寒士抄緝纖蕪各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備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雒之作爬根庭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六經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附以王氏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

代之因仍肇啓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需衣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古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文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罷務鈔之征商木榦朴務而土木之功勿起俾墾荒田而因戎之鬼勿貪釋老之業驟之使復于人倫經咒之妄火之俾絕其欺誑斷瑜迦之訛禁符式之利絕覡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

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和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惓惓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

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可仰天祭不必資而受無穷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開囚多寡爲勋勞是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奏但曰除奸剔弊　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　上好諫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

縣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竊知 陛下非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蹤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嘗採其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拾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佈於朝省縣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

苟剝履之賤衰綿巍義負販之廝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恂有德是故賢者雇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翻勝官人没商量之眞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黨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幾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揮臂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孰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
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佈之天下世臣
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
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
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
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
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
已帖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
得其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誇衆以神仙為徵應請有所
謂其仙其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璐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巳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纅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反重此丈量之際更行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講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籍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

連坐起於秦法孥僇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合內外百司概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罔不止此承命忖量愆於陳獻所陳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縉　上顧稱縉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縉少年得上意乞改縉御史使逹　上縉在臺尚爲王國用草諫書李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巳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構害張杲怙勢恣横諸道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泰切齒恨縉縉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憐縉慮其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汝歸且盡心於古人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爾未晚也賜之以鏹又命縉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縉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間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以來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靖難後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陞縉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以縉為首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

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毋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督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重修高廟寔錄充
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　上寵縉信用賞賚輒
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
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謂然密以詢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　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　上
曰已喻踰年册世子為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
議頗泄丘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
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逝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為廣西參議李至剛劾縉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

弇州考誤謂解縉入請駁立高煦不然□古文之意以信然然在與傳不同

奏事南京會　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寵疏言縉覷　上出塞遂覷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縉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爲給政尋亦謫遼郡初　成祖寵信縉于是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疏封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能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因問縉

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非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遭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毀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刋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爲變祿守淵槩不屑意細故而表襄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卒與之無勌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縉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

其封事似陸宣公

新意叠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碑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學爲有眼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太常氏曰解學士今之賈太傅也雖其文或不及治安而不恤忌諱切中時弊則不可以優劣論也至其力定儲位破丘福等之謀評隲人才灼蹇義等之品定力定見卓然不群俾得盡其猷爲豈嘗在文貞諸人下也奈何以　高皇文皇之聖主以學士之所承之知眷卒不免抑鬱以死其慘甚于賈生大學所以深恨於妨賢病國之徒而放流迸逐之必有以也雖然少年而不善用其才則兩君皆不能無過矣

楊文貞士奇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鳳生携書數册過館下色慘甚士奇問故云有老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務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令平恕邑有寃囚士奇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遊楚中艤鄂渚登黃鶴樓與蔣立恭遊恍然有幽人貞士之志楚人皆向慕諸楚中吏爭欲爲之士奇飄辭建文初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 高皇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

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仍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
奏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
直時初設內閣於東角門卽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讀士奇有經
濟才廉靜寡欲文學縝精　上嘗諭之曰朕知汝文學親擢至此
汝但盡心勿自疑是士奇感　上知遇蚤夜盡職永樂二年　仁
宗爲皇太子以士奇兼左中允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
義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
皆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
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証
庶幾易入侍讀王達講易乾九四舉儲二爲說皇太子疑其言開

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察此說乎、對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孫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義舉儀智、士奇曰、儀智明道理、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者、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令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士奇請燬季友書、　上勅行禁錮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進廣將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鬱成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奇進曰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神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下　上聞士奇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十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尚書

虛受大臣所最難

觀之兵部尚書鄭賜私語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曰善之[illegible]議謂二義不相違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對曰國家大體當用儒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用之[illegible]年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illegible]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唯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illegible]曰此兩言皆是然　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

衍義爲治皆茍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濟較正因諭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汝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伯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　殿下明經講道之外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有可觀非但文字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亟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汝輔東宮久果何如士

奇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無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進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　殿下天資高邁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士奇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　上北征還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罪也士奇至　上親

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　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稱違皆臣等之罪
下士奇錦衣衛頌繫尋宥之初高煦受封開國雲南以不欲違去
辭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　上北京懇還南京十四年　上
在北京聞其有異志召問隆平侯信還京又問蹇義義不敢對固
辭不知問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皆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漢
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北征惟欲
留守南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
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黙然削護衛處之樂安州至
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王陪謁
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
足之旣行禮少頃　上遂以宸翰與士奇至今存焉是年上歷代
名臣奏議十五年東宮令士奇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士奇錦衣衛頗繫逾旬釋士奇事長陵久歷陞
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　皇太子
卽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戀戀爲
變太孫頗行請印識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
行亟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卽納上　皇太子卽取授太孫旣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

汝此說事雖出於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重用卿二人也士奇曰　殿下卽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拾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臣二人不應先及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詞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文武

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召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
皆汝等議定然後奏聞吾時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
吾豈忍易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
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執東亦未嘗然不必再以語人群
臣聽從其便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
東歲賦粟八十萬為香炭得無與寬詔戾　上立蠲之洪熙元年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
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
之士奇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
事忍遽即吉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循下情　上顧士奇

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循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

之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辭兵部尚書不聽辭尚書俸

既而又賜之田士奇亦力辭而止賜天元玉曆賦尋加少傅　上

御右順門諭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

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

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

曰然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群臣所言有

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

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此卿所知也一日　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諸臣皆以爲然士奇對曰　陛下恩澤雖已覃敷流徙未歸瘡痍未服人尚艱食更須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曩與卿輩饑懲料謬銀牌惟士奇封入五疏言朝政無失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有慚色　上聞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忤旨後已陞爲湖廣副使矣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即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衞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

上即位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兒謙朝群臣恐懼久之無

復敢言事者士奇又進言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
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
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怒謙
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言所
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
如初因召謙為副都御史大理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容奏
不當朝班對衆為賣恩又言其私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
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遷時習為卿尋以士奇力言不可復謙大
理卿而改時習為交趾按察使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
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息軍伍尚餘數

君臣之交一至于此

乎請令朔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illegible]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朔覲官領馬所領多駒而人乾茲不能控制立斥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確卽批出不果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閣[illegible]真忘之朕謂[illegible]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

樣取鄭言兩罷今有者矣出一章爲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勅士敬爲士奇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主息病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言　上實出爲調劑以和輯之得安其位者上力也　上坐西角門召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聖仁若斯事亦可令工部戶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門樓書詔　上覽畢

印命用璽巳遣使賫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諭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四年、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慘然曰、昨觀紫微垣有事甚亟此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巳泣、三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士奇楊貞一印、閱月　上崩、景陵即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十四、後又各裁五名爲中卷、先是仁宗既有此議矣、至是乃定宣德初、漢庶人反、　上親征擒庶人、師還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

先遣敕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　上頷之命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寔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及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謹防之亦可無疑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　上竟不懌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

召賜金幣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重削趙護衛、且請召
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何
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
亦思之、皇考與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
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士奇曰更
得璽書親諭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始息、上宮中覽黃福言漕事便宜、喜福有經
畧、卹民隱、出其章示士奇曰、福言皆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
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
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綜轄洞察、及得交趾命總藩

奈何文貞亦畏其正直

德安新附具有成法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舉薦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二年安南反黎利矯稱陳氏有孫暠在乞立暠　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譎詐當益發兵誅此賊輔退又召問蹇夏皆對曰利不可信祖宗疆土不可棄蹇夏退又召諭士奇及楊榮曰輔議原吉云云榮對曰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總論事二保不嫌異安南事二楊不嫌同皆以國是為心也

不若因其請而立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罷棄珠崖前史以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戲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示廷臣遂赦交趾擇人使之召諸大臣入議蹇義力爲伏伯安　上顧夏原吉云何對曰不可蹇曰伯安有口才群臣不及　上又顧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惟以攀附權貴至大官近年斥都御史劉觀　上諭朝臣會

獨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於永樂末今更甚　上問何故對曰十
五六年後文帝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　仁
宗嘗諭群臣惟吏部侍郎師逵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
上卽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於劉觀士奇曰風憲所
以儆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倣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
不肖有司皆倣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士奇
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嘗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
亦稱之遂以顧佐爲右都御史詳見顧傳五年春　上御齋宮召
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
當効忠盡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

間虧欠商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追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人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具言之對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蠲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不問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買納該部只當派於產有之處不許一槩混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感召災傷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務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

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係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
盈路當命官察治及分割戶下之半放回單丁皆免老弱無丁者
除其籍 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
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明
日頒行詔下民大悅是歲清明 上奉太后謁陵召見士奇等
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令天下清寧民生無事固祖宗福
祐國家亦惟卿等贊翊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文綺後還京士奇
皆獨對 上曰日者陵上汝等謁太后退 太后爲汝言先帝褒
在宮時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
任事不任事皆有議評言汝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

得大臣體與劉文成同

帝嘗屢從汝言以不敗事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又謂朕凡正直之言慎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是夏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　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六年秋　上頗微行夜幸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門　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言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誰識至

萬一有撤其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出外明日必有知者萬一聞自此傳出事變不測當慮也明旦遣太監弘問胡不謝對曰聖駕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天下事　上特一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恩澤豈能偏浹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　上嘆曰士奇言不濫遣弘賜金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曰愛朕莫加於卿先是嘗請以天下太平勸　上微行生日得賜鈔馬故有是

言七年。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汝南齋宮論寬恤事宜而擱歲災民事不又有可卹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還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每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曰今再下勅寬卹舉此為第一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徵遣 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卹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歷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年來吏員太冗

文家妙手
更不費力

多有昏愚宜考選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智謀勇幹者亦宜察
舉極刑之家有賢子宜行進用　上曰此事皆可書勑頒下矣士
奇復曰臣愚一人聞見不廣更願得一二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
廣聖澤　上曰不可多令人知恐勑諭未下事已徧傳播於下矣
俯拱謹厚汝與之審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溥議增數事
進呈　上允之　上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十年
上不豫特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
楊士奇楊榮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
萬歲群臣亦讙呼萬歲浮議乃息　皇太子即位或請　皇太后
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朝廷大事白於　太后然後行委任士

奇士奇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選館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内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寔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專欲廢壞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冬士奇

小人言及此等事輒以為迂闊一為之亦[illegible]文耳不[illegible]此實安民之本也

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皆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用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災凶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選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時遣御史清軍士奇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若於瘴癘南人若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塋請展墓遂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獨遺愼獄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雖欲佚豫

稍自欲戰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檄意主征之上奇事之不省命王驥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上奇因賜詩有懷忿忿邊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為南方之大病初胡后賢以無罪廢錫仙姑是年哭痛　張太皇太后病殂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上奇臥病命諸臣往問上奇曰當以后禮喪非其陵寢曰此非內中所欲上奇泣而從不對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　太后議以嬪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獄中御史陳川等劾上奇不能教子稷家何以服人事　上上復書留用九年上奇不自安其宗賜之璽書曰朝廷事賴宗社維持在朕繼統所以疆賢賴勞尤多

卿子既承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上奇感泣受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上奇文任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啓　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隨收方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秘不傳人知其爲能言者又存心忠厚急於爲善自布衣時篤念戚舊周恤急難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嘗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講毀非辜者必辯滅爲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一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寔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

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著有沙溪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

太常氏曰時有常變道實因之人有處常遇變才實因之御變之道不可以處常猶之處常之道不可以御變也然人知御變之才之難也而不知處常之才尤細且密也不可以喜事之心生事不可以無足爲之心殖事蓋保泰之道固然矣文貞當治平之世事聖哲之主居論思之職孳孳汲汲將美弼違惟日不足若釋趙虜之深疑定少主之浮議皆以無事處事未嘗有纖芥功名之念甚他雖瑣尾細務皆盡言力諍不得不已泰之訟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文貞有焉其錫福于當時真有元吉之祉天下猶不盡

見也其亦我明之元臣歟其次則李文達劉文靖稍近之

又曰傳稱文貞忠誠結主嗟夫此古今相臣第一義也世未有君相不同心而能措天下於治平又未有不以忠誠結主而能使君臣同心者或曰文貞所遇皆聖主不難於相結庸君世主納約其難乎余觀易臨之之復曰咸臨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夫所謂結主者豈以詭媚為言哉其說在顏闔之傅太子矣惟庸君世主而能結之斯為貴術

楊文敏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閩建安人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或論古之名相皆歎謂不可及榮徐曰臯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見矣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兵初入城榮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朝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既而召榮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既而召七人入內閣榮年少最警敏　上爲更名榮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亟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汝後進寧解此今當進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虜性實不便久處內地

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堤防可矣不必遣兵重為煩擾也　上顧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榮以書示之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鄉民嘯聚先遣行人撫諭又遣都督韓觀宜有勞勅榮議章曰討發奏時觀尚在途奏言嘯聚者已復業觀不得論功　上從榮言當是時內難初平危疑未戢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進修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歸省二年七人侍　上勞曰天下事朕與卿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榮每召侍終日隨問隨對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其警敏不可及榮聞之笑曰吾何警敏過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

忠誠耳又嘗言人須有膽量而後克負重任然非志行正大則不能稱其浩氣也立太子叅論德尋轉庶子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畧甘肅邊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　上大悅六年六月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弗能舉者悉爲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産業致爭者割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閲月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俄内艱會北巡又起復七年榮及胡廣金幼孜扈行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盛陳饋遺一無所取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

春從征本雅失里三月甫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傳令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房馬從夜至旦登高陟險不憚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金幼孜曰此中多狠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　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五月甫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過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乏食

榮力請召乏食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酧其值由是獲全者衆九年春始得奔母喪中使護行北還侍學　皇孫榮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諸　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每稱榮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年守臣朱榮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古將爲邊患　上命榮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榮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役小醜當自來歸不足以勤大軍　上從榮言未幾老的罕復歸十一年從巡北京明

年從征虜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令榮三人暇卽侍　皇長孫講析治理榮每遇駐營伺閒進講　皇太孫甚嘉之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青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鎮晚凉　文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曰宜慎擇將勠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矣　文皇帝是其言旣而　上破虜于殺胡鎮餘虜號哭宵遁榮言軍士久勞請釋虜罪詔班師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從巡北京時召問民情榮悉以實對十六年掌院事　上益信任榮時廷臣狎恩多縱恣榮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衆共舉榮實欲疎之俾

無乃開闢臣指使科道與自草疏而信人上之弱乎

不得近　上左右　上曰吾固知其可但求可以代之者衆議乃沮或勸以和遜含容榮曰吾所言所爲皆吾職之事如欲徇人廢職則不敢也榮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股栗詔諸司即日悛改枯終者不赦旋皆改正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從北征秋還京冬又將西征　上以士馬糧餉爲慮或言建文中垛江西民兵與饋丁夫十餘萬可征發上持章示榮對曰　皇上命復民業且二十年復征非信動衆非仁料兵非勇　上曰善三殿災密闈近奉天門榮奮身直入靡衛

士悉還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勑文書○致之東華門河次○因免於災○又借金幼孜上便宜十事其設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旹奏中所言也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爲飛語所中　成祖怒欲罪之榮力解救得免是年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日所爲榮諫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怒稍釋寘不問錢侍郎習禮吉水大族本隸子籍之[illegible]覩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旣入翰林猶然習禮以告榮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文皇帝欣然曰立實無方便隸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奸黨之禁自是始弛 文
皇帝謂諸夷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
多不欲輒生謗議 文皇帝怒將加罪榮捄沮遂命掌之榮訓勵
得宜自是帖服卒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榮之德焉二十
一年秋從行西征駐宣府軍中事一切付榮自晝至夜或三接五
接宣詔每稱楊學士而不名每軍中與大臣議機務必令榮參决
無不稱旨是役也先土干來歸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請往受降二
十二年正月大同守將奏虜台侵掠邊境忠勇王金忠請討之願
身爲前鋒自効 上可其奏四月詔親征駕次開平甲申召榮與
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中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

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厭意此寇部屬乎榮等
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皇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惟　陛下留意駕次翠雲屯榮言軍中勞苦宜遣使
諭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因遣中官及所獲諜者諭之遂班
師榮在軍中一飯不自安畏懼之至容色以悴或曰過矣榮曰
皇上冐威露將士久勞苦而我可自安耶浙江巡按御史言浙東
麗水與閩政和衆至二千餘人行刼滋蔓請發兵討捕兵部議調
防倭兵三千以都指揮張翥合浙福山防寇掠刼兩都司兵進勦
榮曰不可愚民或苦有司或苦衣食不得已相聚苟活朝夕耳何
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勦則毒民益衆不可解願下勑遣一

介撫諭不足煩兵若復頑梗不服用兵未晚也　上命三司招撫
果悉順服　上坐帳殿　上曰東宮監國文政務諳閑今歸付天
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榮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　皇上付托
上悅次榆木川　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
時左右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
發喪遂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鎔之為椑斂而錮之因殺
工匠以滅口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竟無
知者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寳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
勅是詐也罪孰甯之壬辰次雙筆峯榮與御馬監少監海濤傳寄
音甲辰至行在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至開平奉迎仍報訃各

王諭中外丁未成服　太孫以己酉至鵝鶚谷入御營發喪易梓
宮成禮命同蹇義等議卽位事宜榮首條陳民間不便二十餘事
上命入詔條頒布旣卽位陞太常卿仍兼大學士逾月進太子
少傅謹身殿學士已而　上知榮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部尚書
支三俸榮力辭尚書俸　上不允明年獻陵崩　太子又去南京
防奸弭變兩京戒嚴榮急迎　太子入卽位益推心委任榮亦益
盡心力承事尤謹復榮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榮力贊親征　皇
太后與上俱難之榮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彼謂　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
不意以天威臨之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事無不濟若或遲疑彼得

爲計未可知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選揀將卒及軍中進止悉用榮。榮漢庶人遂開門降。馬騏亂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榮請棄交趾。楊士奇贊之。詳見士奇傳。是年秋。從上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去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先是六月中一日蚤朝罷。召榮及楊士奇至文華門。命賜食。既謝。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濁。邇來貪濁之風漸滋。何也。又問今日之貪誰最甚。

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榮曰顧佐嘗爲京兆能
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廵閱河
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令考察不肖於是御史連章劾
奏觀貪贓狠籍幷奏其子輻脅制各道　上大怒逮觀父子付法
司坐觀重法榮乞貸之　上曰爲汝出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
之過甚與死等爾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
隨居恩與法兩盡矣　上從之數月　上念蹇義原吉楊士奇及
榮四人老賜勑褒諭榮又再侍廵邊皆至洗馬林班師裕陵即位
與楊士奇並進少師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
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

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賙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榮每候朝日四鼓以起無間風雪寒暑精力始終不衰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一論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利惠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榮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待人豁然無所疑礙惟務揭人之善濟人於阨遠方下士有材可用推挽不遺餘力由榮薦引往往致位通顯然卒無幾微德色故中朝賢士群居論當世偉人長

者多歸之榮焉榮在　文皇帝前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
璟魏公不焚諫章之言爲諷榮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
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榮退朝家居意不樂子讓請曰大
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思所以報稱　君
上而惠蒼生惟恐不堪故有憂戚豈在汝乎吾恒見有得顯官輒
矜詫自足未久而蹶敗者蓋亦不少三代以上之大臣孰不以息
惰荒寧爲戒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
寫右將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
事鄭厚至衆皆詰其請勅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榮徐曰鄭主事你
何出身主事對曰曾與會試榮曰然則亦朝廷明經進士豈不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手勅書旣云右府只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時謂得體蓋榮才識敏捷多類此正統間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士奇謂陳循何如榮指其座曰陳君不愁此座但恐坐不穩耳後十餘年果有甘州之行 文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榮卽對以趙府面鼻歆側不宜正位遂寢趙府㷀覦覬之意頓罷閩人趙榮漂泊寓京師一日榮至鄉人館舍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於里第或有勸趙易名以避榮諱者趙以白榮曰姓異名同又何害也至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迎 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

曹欽犯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一如榮言、其籌識蓋多類此、所註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凡大事密計、必榮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榮一至、輒霽、事亦隨決、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士奇訊之、未肯決、至不可了、榮一問、卽決、衆皆歎服、一日、王振謂榮、士奇溥曰、朝廷事頼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後進賢者、以報　聖主耳、振喜、令具名上、翌日、卽同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總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出片紙、令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始服弇州謂此是
欲語耳若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薨後人歸美文
曹傳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
年苗高二公始以講學入閣余謂文敏爲此言而擬欣然用之蓋
相去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余按本傳謂次第
擢用亦非謂一時盡用卽十年後用之薦者之力自在也顧謂內
中一旦出片紙令某某入閣以其時入閣猶未拘翰林耳何不妙
選天下賢才薦之乃拘以此翰林三四人爲薦陋亦甚矣且三四
人者相業俱未有光從絕賢者大拜之路則我輩人三字溪之也
太常氏曰文敏之才眞如龍泉太阿不待剸割而光鋩已四出逼
人矣故其遇變應猝控事決策無不中窾如　成祖之喪秘而不
發漢庶人之變撲而郤平一時在廷諸臣孰能先之其答王振則
長慮却顧者不能如是之當也若夫持正不撓纖悉備舉于文貞
不無少讓焉

夏忠靖原吉

夏原吉字維喆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見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强原吉往觀見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皆讙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省署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省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巳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筭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筭生獄

自東壩之築宜歙九陽之水不下宜興故

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君郎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有執以獻　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爲許定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僉都御史[illegible]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

單鍔魂百瀆之說不用矣

塞涯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冢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葑葦叢生已成平陸欲即删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

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
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
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
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
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原吉歎曰民
疲極矣救死不暇況重役乎馳奏曰事罷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
時何益於國　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之廣
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諭之曰向以部事付郁
新以淛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新死矣爾其兼之因請裁
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權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天下事未有不以細心得之

沮胥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　上問天下糧數即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　上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令支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無有蓄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道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以萬

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綴葺未嘗缺乏及建北都採木運餉
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郎
論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
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
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冐支官糧　上欲斬之
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眞盜何以誅之乃止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
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
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入朝
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則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
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駕還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夏原

吉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原吉奏曰　陛下之教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力之有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原吉因取蟄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會有犯蹕者　太孫欲罪之原吉具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　太孫居上營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其布

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叅用土官十四年侍　皇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皇太孫於南京　上既久不見　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之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命左右對曰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原吉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北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

來何速對曰　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　上善之
十九年三殿災其言愛民所以敬天請罷通貢及勿辦採辦金銀
課程優恤流移以囘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槪言都北京不便
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誅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
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
瑛罵言官曰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
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
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
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寔　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毋召原

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陞賚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原吉以爲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　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効韓愈耶遣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違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是年　上議征虜群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整遷儲於口北賓懼自
縊遂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廠理儲錦衣促之
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苑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　上
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界之意命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
之暴露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稍解
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訃至　太子走繫所
呼原吉哭曰[illegible][illegible]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　太子曰

此欲南幸則前與言官爭北都不力者豈意在南耶國家非都北燕雲未必無然如今矣

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即出。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寬貧。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阯采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被褥幃帳咸備、原吉言臣在繫、喪母、不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餘疏、皆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上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無衣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

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實受恩敢昧先報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至榻前賜繩愆糾謬銀印 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奏朕不憚改手勅欲除榜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 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袁忠徹以風鑑得幸成祖

不敢攬權
令遂爲定
制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毋朝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扆或隨至便殿面議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其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斂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斂之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

民間得鈔少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毋爲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然其言命速行之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亟迎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咨諸原吉或神小帖付原吉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微赦祖爲奸臣首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

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遣將語臣兵事輒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車駕猝至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擒庶人歸大被恩賞賜閲者三披朝叅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辟如癰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内虚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三年賜鈔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隷人問曰龍衣而擁者非

至尊乎 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撿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隷賜之鈔秋復侍游西苑 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 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 上供賜原吉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原吉老勑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珊瑚筆格硏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至兎兒山 上怒諸將之不虞也命褫其衣原吉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 上起入帳內又隨之 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原吉生

目　上繪壽星圖爲詩賜之五年春卒諡忠靖復其家朝議宜贈伯揚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廣德不報靡怨不釋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爲掩護嘗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其書財賦供餉賑給而民不擾驕偪無矯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爲求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初採訪于閩楊文敏榮猶爲諸生原吉一見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牛之句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

劉寛之後
一人

承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焉公監修　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

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

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

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

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

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戲遣之在部吏抹精微文書押之

因風飛墨所汚削肉租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

自咎不謹被汚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

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慼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

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太常氏曰夏忠靖實心任事而加之練達遂爲一代名臣蓋惟任事之心實故事事稽考而見之益明惟練習之見審故事事中竅而任之愈實其當繁賾之時而應用無缺總九卿之任而判決不稽職此之繇也至其厚德虛懷尤爲立業之本世之挾其聰明而談世務者非不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傲然以爲人莫之及乂之

不自知其破壞之多矣。若其力止北征，久繫而不囘，終俾 聖主之悟。非其忠誠之至。何以得之。

顧總憲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偕千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四年遷江西按察副使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黠閒風遁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爲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爲之歛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爲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勳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擯去 上實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爲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釆。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餘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釆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陞右都御史。四年吏有遭笞者捃摭佐謂受皁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上密以問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貲於皂不得不遣牛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爲歸耕實官吏兩便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増朝臣之俸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奸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訴狀投之諭之曰放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爲之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撿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甚恐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問寗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太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寬治遂命三法

司鞫之寔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者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五年嚴皚潛入京造詞脇
人佐又劾皚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皚西市於是佐益正色
立朝元勲貴戚俱憚之佐日晛小憩外廰立呵簾戶外官僚行道
者輒引避入直內廰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陜西
布政周景奸贓無度佐切齒欲除之致之法　上累釋之不能伸
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開佐尺籍三年佐考察
去御史邵宗宗九年考滿在吏部　上為原宗詰佐佐遂以風疾
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排之疾愈不復起居
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太常氏曰廉勁之節乃士人立身根本亦士人經世根本自仕途以通達圓轉爲尚而此以拘曲見貶夫通達則取予可無問尺幅圓轉則進退可無論義命名高厚利兩擇其便何憚不爲何怪乎貪肆之成風躁競之得志也嗚呼勁直之於婉孌淸廉之於月朘必非習之所能化者彼衆而此寡安得頑公其人一挽頽波於今日耶然利欲錮人險忌成習顧公在當時蒙　聖主特知賢相共植猶時時墮危機其在今日几上肉久矣

周文襄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內讀書以應二十八宿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文皇嘉其有志命加一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時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時遷越府長史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併官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擬遞不遑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逋負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於帶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忱乃以爲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民俗大戶不出加
耗貽累小戶小戶不支遂至流亡逋負忱乃約正耗爲平米大小
戶一例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
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糶於是出入均平先
是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
完又皆親齎繳部往來動經半年率多科歛盤費忱奏減區留正
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有司差人完繳甚爲省便蘇州
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
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
減忱因與蘇州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

今有司吏不肯給繇帖欲愚其民使不知應輸數也

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請令淛江嘉湖直隷蘇松等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畆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三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各府秋糧無倉可貯里胥剛收屢取無藝糧長收之私家不即輸官詞之則糧便於侵費貧累無追屢屢禁革勢不行也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何禁令之不行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為便民倉每歲聚貯各戶秋糧夏稅加耗則例填註繇帖而分給之每鄉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細民竟自送倉不入里胥視舊所減三之一矣又於糧長中差上下戶為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於支

撫更為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裁省
為舟檣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塡入銷出支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
餘米米有餘則裁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仍有餘乃奏立
濟農倉忱知江南貧民輸納耕作多有不足輒舉債於富豪其息
甚重以此展轉困乏不免逃亡而官賦日虧思有以濟之會壬子
秋諸郡歲稔朝命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因謀於
蘇松常三府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名其倉曰濟農農民缺
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濬
河渠則直給口糧不責償也每歲揷蒔時又於中下二等戶內驗
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三石亦以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

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皆忱親為條約俾之遵守是以悉為實利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為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忱與三府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歲無患矣三府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府次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民遺官田而逃者每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民田皆廢而不耕忱奏立召佃戶俾民得開墾而薄收其賦以

來之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坍江滔海田
奏除其稅額而以隣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
為田甲使顓責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
軍民相半軍則官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廣盈倉中
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民則自行
僱船裝運正糧一石該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
月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冊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與
軍船交兌江北衛所漕者令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
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南京鎮
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常諸縣交兌者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

大凡折色與本色其便與否天懸

米賤充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充與加六五升襯墊蘆席折米五合恐充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糧餘米蓋倉二十餘厫於瓜州江畔遇到糧船撥入收貯聽候交充畢日量支餘米僱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七八所費不貲先是請以江淮濟二衛馬船給載歲省僱值至是復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厘一千束止用三兩若南京則輕賫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銀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領常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怳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

此即係經催里之法也先是吾邑每有官府供辦輒斂一富民其家必罄日太甞諸之當事以為一條編之法其患遂息人寄

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每每解驗率因紗麤不堪十退八九忱知之奏稱布重則紗麤紗麤則價賤紗細則布輕其價反高乞不論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傳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輒科通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忱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另厫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又命忱兼理松江分司鹽課先是分司隸兩浙轉運鹽使司至是其民自陳鹽課逋負蓋因官司處置失宜乞令忱兼理

上從之初鹽丁附場者煑海辦鹽而遠鄉者助出柴價然煑海者爲總催剋取恒苦乏食而出價者往返病耕兩不堪病忱因言鹽

之功德在
人此其一
也

課四事一華亭上海二縣竈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
責不已煎鹽不敷竈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負
鹽竈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力煎辦庶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
逃者名曰鹵丁逵者名曰竈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
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管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供
起科納糧今二縣竈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竈
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却以所節省耗米於各場收貯
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竈戶所貼柴鹵錢
米亦於倉屯收貯明白交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
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

納之際乃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竈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繇今後總催頭目宜照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速問革役丁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於官則在於私所以連年不足者盡繇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平人懷倖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州嘉定三縣照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容縱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兇惡漸可絕矣 上命速行之忱又奏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

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事下行在戶部覆奏言帶補之法誠爲便利但須十年以上方可完之卽特准擬誠慮頑民恃恩怠惰因循遷延請通將所逋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徵一分六年內逋負可足 上從之正統初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忱奉詔尋賑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歲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值給糧米食用

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是時江南民多健訟有司不勝其煩擾奏伏讀洪武年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己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冤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訟繁湧一則圖賴人命一則牽連雜事盡入命可以脅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不難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潛逃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自除反叛重事外論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事下有司議以所言甚便宜將前項榜文申明禁約從之先是宣德間大理卿熊槩巡撫南直隸用法

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沒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之怨伸忱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憐恤時有告訐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忱曰大人如何不學熊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從容語之曰熊卿勅書令其袪除民害我奉詔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温顏遣之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正統三年夏秋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忱計水路萬里舟車搬載之費過於輸納之數途路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乏物有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仍令南京委官一員監送從之忱言天下糧儲頗足兩京軍士既已添給在外衛軍未蒙會計宜移各處有糧可給二歲者如例添給至四川都布按三司歲貯見攢可足五年

除松潘衛驗口支撒者不添其餘衛所旗軍每月各添二斗從之

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八年大水為諸郡患恍題奏留官田二三萬石賑濟其年各處圩岸隳傾皮衙門將水利治官先已裁革恍奏取留總任事官並撥一一上其准其歷俸年月管理諸工畢日送回吏部不半載事完俱復舊十四年入覲陞戶部尚書尋改工部仍任前職恍在南坊凡二十一年景泰二年乃致仕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恍專恍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性尤警敏善記曲慮深長平生經歷未嘗遺忘簡略勢分下采眾論用官屬吏田夫野老皆得以所見自効凡有計略不憚折節求之一日去騶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詢民間疾苦

嗟乎今江南之困極矣安得公其人者一小恕之

開前時征爪不一終歲頑邊吏緣為奸民不務固公總其一歲應納者聽然輸之故民得無事

毋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每出會計所地賦事緩急為張弛調劑變通不拘一轍蓋緣民情無不周知也屬郡有荒歉即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並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淡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以至琳宮梵刹一切驗功皆為給濟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亦取諸餘米其間有竊矣餘互相計以撓其法者廼[illegible]者反不便於爾耶詞或復埋不一年奸[illegible]出[illegible]老流滯道路請求復故帖然以寧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恍焉有奸民以經

忱斷理數事嘗忱者忱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耶使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忱有一冊曆自記月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云某日午時前晴午時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行告糧船失風者忱詰其失風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忱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邊事有警兵部檄造盔甲兵仗各以數百萬計其盔須用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盔非逾數月不可乃令鍪錫以濟急用絲繪宮緞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勑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過諸途勑使迷忱趕治忱不應至京言京

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嘗問一死獄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所至人爭為立生祠後因祀之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太常氏曰清高之士諱言財利動輒曰吾安吾貧已爾焉可以塵務經心也不知積貯國脉所關盈虛民命攸繫藉令身為司徒亦將聽其匱乏眡其顛覆死亡而不之恤乎吾以為凡為斯語者亦覆拙匿短之云非正論也夫均是財用也均是出入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乎夫亦盈縮於緩急貴賤之間而為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能之我明推善理財者必首文襄

傳稱其督斂簿記凡所經歷未嘗遺忘又稱其於里官下吏野老田夫悉得以所見自効此其盈縮所以不謬也故在當時不特國用賴之尤民生尤蒙其惠吾鄉迄今尸祝之不能忘也視前此言利之臣但期足國不知病民者豈不遠哉獨餘米之說當時謂大得筭以今言之必不可行已

王忠肅翱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考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翱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內閣楊士奇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剛果孤介去華就實植善良抑奸貪風采凜然未幾巡鹽浙江袪除土豪鹽法以理四年松番番賊爲患用兵不效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瀋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三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人寇廣寧清野困之

虜退。大景泰三年。召還。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夷李滿住上
番書乞用公遼東。不許。會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
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奏不能統馭。請繫獄。于謙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即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翺乞
用一人。上用翺。明年徵平。召還。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
仕。翺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夷俞恩信招懷降附
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財金帛牛酒慰犒番西酋首巴等感悅
盡巡各部落牛番一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陛辭。召
至文華殿。諭以便宜行事。翺至前屯。下馬。諸將庭參。責其玩寇養

師失律悉命曳出斬之再三哀請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
三軍股栗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鄒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
鋪濟塘濶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嚮指走
別益簡練卒伍賑卹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饋
餉繁邊境之民不可盡以法繩之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
贖有其家有指揮孫壞者因酒鬬鞭戍卒趙甲避逅身死其妻哭
訴其夫冤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壞殺一家三口爾判曰甲死
於妻女死於夫爰且殺非其令壞償其埋葬之費壞得無累卒
[illegible]之死賊[illegible]滿陞右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
[illegible]詔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卒

哨探何在

能於城下收散卒所全多矣

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捷奏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已又以殺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衆數萬寇廣寧時翔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三軍分佈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猝然突至我軍大潰翔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翔勅斬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伺虜怠遣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翔在邊十數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人樂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才爲虜所憚

威望已著
且須推誠

近邊建州毛送及海西諸夷來則厚加欵待去則嚴加隄防故老少男婦莫不感朔之恩而畏其威動還掌院會有易儲之議加太子太保値兩廣擾亂朝廷更置將命朔以總督便宜行事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朔威望已著諸蠻聞朔來大懼朔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嘗言發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患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久疑其反側朔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士兵如父子相視錢是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死于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三歲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旣葬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曾死于兵地方洶洶

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當變翱曰夷狄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州事練隸桂州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酬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叅將范信有才畧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翱調翔不惑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十餘年翱初入吏部佐王直直致仕翱始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吏並稱得人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列入內庭會大臣群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翱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例故吏無虧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繇起復文憑多遏匿乃行嚴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

硃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翱易以墨跡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騁得而至翱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　英宗皇帝復正大位翱即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陷翱于罪者頼　上素知翱保護得無事李賢爲石亨逐去內閣之人欲用翱翱力辭爲留止亨又謫去[illegible]陵召見翱問賢何如人翱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事許賢傳賢在內閣亦左右翱　上進退大臣將必召翱而質可否翱亦以用賢報國爲己任稱翱先生屢乞休不允翱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翱所以求救賊伏執翱翱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

貞服翺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應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數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常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為人端少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　毫不苟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翺薦用翺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端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翺推轂北人多至姚夔反之往往右南人消然術不及翺功名損

於禮部時翺憂勤惕厲仰思待旦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令有司起第縣西有司外多列屋若干翺悉令折去之京師雖有第宅苟完而已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爲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其用人亦未嘗使知之以要爲已功也翺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餽之固辭其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翺不得已受之乃自緘於衣食閒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翺使人召之曰何不貨第宅曰貧不能也翺曰弟貨之其人訝不肯貨

翱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翱爲吏部時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白翱曰汝才可登第吾忍敝之哉汝設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又翱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翱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內不遣恚而詈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恡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翱出駕而宿于朝房旬而還第壻不調李賢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贊曰淡然無欲不識妾姬而況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予竚世宅錦衣副千戶

太常氏曰忠肅之正直傳之世世乃其內行之修潔尤不可及也綴珠于領裂卷于火官胥于違豈其矜奇取異哉直如是而其心斯慰耳夫如是而後振威而威震用愛而愛孚舉事而事立知人而人知蓋其念念皆本來用事無有一毫之蔽隔于其間也上而君相鑒知遠而蠻夷信服有繇然矣時 上方注意北人而忠肅首起任政豈天默爲之合耶易于坤二發臣道之極矣六二備有坤德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忠肅有之

于忠肅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故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謙生而頎晳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如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督學僉事督責諸生過峻爭譁而擠之方詛撲閒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脩乃欲以罪謙謙對曰譁公者走不譁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譁公者而罪不譁公猶可而乃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繇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佐掌臺事其御

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己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浙閩挾和買爲市廛害、謙按懲之、民所不便一方若滌、歸復偕錦衣官校捕官河之匿私鹺者、謙所按覆於權倖不少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京、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刑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出官鏹以糴民粟歸庾、儉則出餘粟減值以糶、賸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公私得相贍而

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令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税毋令與土著清河挑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録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暍者[illegible]議[illegible]山[illegible]薪炭入大名牧馬于河南謙抗疏止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廵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方充溢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道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其地霜蚤田薄當輸邊者多折賈金銀

姧民多竊以逃謙請官鮮以懲其弊且請免煎以便分給尤爲民
利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巳甚嚴與僚輩寡合衆購贓罪汚之謙知
其誣即奏白其事謙於吏術民事無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
措振紀綱爲亟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無
不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爲令甲滿九載遷右侍郎
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名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
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曰不知爲公死罪幸赦
我謙歛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
菌褁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
而巳且交際之物幾何而間關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十一年

入朝與参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嘿之勸給事中延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上[illegible]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復以兵部右侍郎還部距其初至今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于振不能大展亡何爲正統乙巳虜酋也先既破掠獨

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卒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　皇長子爲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殁、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于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譁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披王、且啓王下令

非直有膽亦見事世也

辭嚴義正

曰極順與二奄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請得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純篤老成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百王直何能為 章皇后聞之即進謙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邑駕文武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邮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葉盛等為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留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虜之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糧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大同宣府皆經剽掠請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宮中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太監金英斥之使出然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亂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詰曰京

> 于公一生大主張在此

> 當時人情觀宋猶易定

> 精銳盡于瞻征于公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府庫在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鑒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金英是謙言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處分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决先是中官喜寧者胡種也下蠶室得近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之用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道之入寇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破紫荊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直窺京師時據上等處草豆運之未盡者謙言遣五城悉焚之石亨議無出兵第宜堅壁以老之陳循亦言宜固守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衆論戰守不一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示之弱是佐彼張也命石亨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謙督其

亦知之願人心可以忠義振也李忠定亦嘗用是策矣

有定見然成則爲忠肅不成則爲忠定

後日上皇遷亦賴

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於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不敢輕發一矢虜人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凡需金幣萬萬計蓋欲所難從以啓釁耳廷議依違莫决禮部以問謙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震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巨刃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督神機營都督孫䖍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謙使諜諜　上皇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也先大沮衆請

此一段奇有辭其力未足也

今人十無恥恥矣

大震斬然人心自定

逆寧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　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回達寔洪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有詔褒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貪能無重恥哉後上疏因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與其幣以欵虜而徐為之計謙謂前者因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近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微太上一信其狡焉偽我而脫我何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仇也理例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遊將

人人言賊守虜不能持重相倡唱抱空名不義之贊始欲歸　太
皇擁之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
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
重君爲輕虜不得志乃擁去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
而軍力單虛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令都督楊俊
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鎭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
諸關從公檄兵與原守官軍相爲應援俾無侵軼既而虜遁總
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近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
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大舉者已而虜果不至

謙曰喜寧不除虜知我除易處實益反覆不可禦因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

迤北謂喜寧懷二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上皇深恐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救解之乃免至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齎書繫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寧酒酣於城下大呼伏擒兵、送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至是亦欲求息兵說與傳冀

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計窮始知悔禍矣因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衆皆欲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況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

潛消大變

遣使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

於是都御史楊善以從使行　上從之監察御史左鼎言國家設

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之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

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

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是謙言先朝處降虜近

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謀與上策每征行輒擇

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

少俺患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地乃奏起

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　陵寢且重邊關之衝臨

清漕運所經商賈輻輳實襟喉之地虜入寇者嘗有往援之謀也

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焉久之盜起中原率賴之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黔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左都督楊俊洪子也洪死恃其勇桀驁不可馴謙奏出督兵所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虛或分入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謙言俊素跋扈特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先俊嘗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城皆不守所留老弱皆歸也先既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

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讐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時也先亦不守八城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又以葉盛為山西參政贊其軍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精兵鎮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　太上歸後上奏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諍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三俸群臣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風　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役石

亭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擬此又不許乃罷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鋌冠帶弓劍之屬千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病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眡之云治疾必須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直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術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士卒之壯者以

號令明功賞罰人情自服

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相兼且調發兵將苦不相識難濟事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都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當是時不獨三邊有警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靡不震聾摩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肴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太

詐而進且賞罰一歸謙。相顧縮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
貪縱自恣謙每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
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銜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
謙共兵事亦御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疏乞復
皇儲未報石亨謀與吉祥等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亨祥與大
學士王文下獄誣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
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所司以金牌符冊具存是無顯跡可
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鉗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
欲死我辯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埕者改
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擧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景泰間用人多謀訪於謙時缺祭酒有貞獨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之請至於再四謙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説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謙以至於此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 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面諭 上何不留謙 上深悔悟吉祥麾下有是官指揮朶兒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酒罏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
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見泰朝被
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　上憂
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
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瘐死
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誅有一子冕
自府軍前衛千戸赦歸　茂陵雖遭廢旣念謙勳績事起倉卒不
遑申救每一念謙爲之嘆息故卽位之初有上疏白謙冤狀　上
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

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于其墓田蔭忠見改文資累遷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填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爲然少裁制獨其于奏疏明切肯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余觀於晉人執鄭伯于銅鞮與厮養卒之歸趙王也而知宋人之失策我　茂陵之所以得歸與忠肅之歸　茂陵也夫敵之制我嘗視我之輕重我而示之以重則彼必以重制我我而示之以輕則我反得以輕制敵此必至之情一定之勢也徽欽之北狩宋人今日曰迎二帝明日曰請和是明示之以重也彼安得

不挾以要我晉人執鄭伯申叔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將為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既而髡頑立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因伐鄭而歸其君趙王為燕軍所獲使者十餘輩往輒死廝養卒反其道而用之謂燕將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燕將然之竟御趙王以歸此非以輕制敵之明驗乎譬今也先之權　茂陵而南遣與之議迎則彼必邀我以所難從增幣割地何所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必仍擁而北聽其妄則示重之形已見求其必從則要挾之勢何厭二帝之不南郎在今日矣故分奚之謀雖非人子所忍言當時所以全　太上皇者亦此無策也方諸兒欲甘心忠肅　茂陵猶假曰于謙實有功

則聖心曉然知國有君之說甚于信使之日至單詞之懇請矣何者宋襄公見執于楚謂目夷歸國曰國固子之國也宋公豈獨無社稷計又豈爲目夷計哉卒以此得歸乃所以自爲計也豈以茂陵之明聖而不及此哉則郕王之立謂　茂陵不言之意可也說者謂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豈惟失謀國之[illegible][illegible]不亦大[illegible][illegible]王之明鑒乎南宮之錮于目夷之義不無稍失第未知遽爾遜位則元仁之儲能必之否二者忠肅必有一負矣東宮之易說者以留侯不能得之　高帝爲解此亦未然余聞之莫道望言忠肅止易儲之謀用心甚苦蹤跡甚秘確乎有據後不傳也忠肅一腔熱血不知洒于何地之語信以此兩者耳總之非人臣之力所能及

歸其命於天可也。

王忠毅驥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爲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群臣奉職不膽而給事中職不顯封駮論建驥常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西人德之又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以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其從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尹順天府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坐事繫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會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

秘之所用蓋奉命爲之不若大將自爲之爲震動也

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將貴等勢敵不相下孤疑莫發于是驥輕部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驄而怯都督將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會諸將方就坐作問曰往年出兵遇虜于漁兒海子首先退縮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姑責狀以報且誓于衆曰自今遇敵

定信地乃有事責勢敵不相下之寞息矣

今人但務增兵不務選兵謬矣

有不前者罪如敵于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械輸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又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三丹抵永昌北抵驢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既而虜酋把香入莊浪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又聞甘涼軍冗因兵貴精歲乃選其三之一還衛八月驥還京　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驥還復入寇　上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

擣虜必須出塞蓋與虜入而禦之情形大反矣

責何始怯而今勇直以紀律耳

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再遣偏將軍趙安繼之與太監曹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黄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驥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諜知虜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禪畯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竭死而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丞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灘得右丞達魯化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提閣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又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本古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沐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但爲耕守計而已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諭撫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爲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李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

貴金兜牟細鎧繡蟒緋衣朱弓矢以壯其行特大暑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猴州欲據景東諸處郎遣都指揮馬讓投成等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參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至會大風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戞

刁招漢父子擒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緣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于沙木籠山連環爲七營以相救驥貫道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日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追戛頼龍把至馬安山麓川大寨弄敗其象陣于泥滿箐復敗其象陣于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璉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升柵瀰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

提聞仍請留所部兵并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
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
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
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富州
土守儂郎與沈正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釋構講命師旋 上
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特封驥推誠宣力文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進封及三代子孫世
世承襲賜誥劵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
而贊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

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將貴果勇著戰進
至大將猶摧鋒陷陣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
寨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
軍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來漸[illegible]不能
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守之進入促緬甸
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卒不進以思機發致侁爲解驥[illegible]
知之何乃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率兵至騰衝分爲五營[illegible]
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illegible]
我兵客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進緬人[illegible]大至[illegible]

貴率兵而江西而下焚其舟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縱兵擒思機發寨首惡仍遁獲其妻子家屬及賊從百餘戰象十一革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司于隴把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紗帛如初而冉保毛福壽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師老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謹烽堠練士卒授邊將以破賊方畧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走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峰拒我驥潛渡破之斬獲萬計賊又以鬼哭山巔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

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一衛訓導詹英
者實其地、 上言驥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縲帑于其屬僚、
貴重報鹵獲、登、輒閣之以為己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
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
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緬胸不敢攻、攻而失指揮等、俟賦解散、
多捕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
為之下兵部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還而
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山苗、獲其稱剗平王苗蟲富者、檻送京師、
僇之、然苗勢愈盛、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染瘴癘、乞還朝廷、

乃以累理代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王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行在兵部右侍郎桒車言虜情兩詐裏服叛常脫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況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西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真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撥田廬俾耕牧自便尋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偷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耳目為之一新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鬪皷聲則變而為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教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

每伍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於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
相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
然中一人不得獨生錄五十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
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為一百二十五人為一營
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
擊出背面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
又以五人如前法分佈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
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總聚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制
遊擊于中常立將一人左令其籍伍而隊隊而營有一人為中
中一人者各以將之命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哉而大司馬深弗吾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已
記驥而内猶嚴之時禁私役軍人俱令籍入官惟懋國公寧陽侯
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妓女供帳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于南宮而驥與焉復
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
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至今
未絕一孫珍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詞極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
易肇位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无[illegible]見者爲之[illegible]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惶懼請曰古人

以死為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吉叙間澗神氣如常客甫出門就席而逝

太常氏曰靖遠之於兵真有獨長哉衛霍出塞雖倖而成功然士馬物故海內虛耗因而桑孔之徒遂以利進靖遠出塞功故不藏而所用即隴頭之兵所費即隴頭之餉未聞以單輿故耗司農一緡也人特以其通中人為病然予考其勲績之著莫如麓川功名之損則在麓川惟麓川之役乃借力中人則其得失較然矣

皇明翰世編卷之一終